

对金融中心的遗产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9 世纪 60 年代的民主运动为苏黎世留下了三项遗产，至今仍在塑造其金融中心。第一项是制度层面的。苏黎世州银行（Zürcher Kantonalbank）是瑞士规模最大的银行之一，是领先的抵押贷款机构、重要的资产管理人，也是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它的存在使苏黎世市场具有一种不同于其他任何主要金融中心的结构：一家享有无限国家担保的公有银行，与最大的私人银行的总部在同一条街上相互竞争。对国内客户而言，这意味着始终有一个稳健的公共选择可以替代私人银行。对私人银行而言，这意味着面对一个融资成本更低、政治正当性又是它们无法企及的竞争者。对州而言，这意味着一笔稳定而可观的收入，2025 年州与各市镇合计获得的收入达 5.81 亿瑞士法郎。¹

第二项遗产是政治层面的。该银行诞生于 1869 年宪法的框架之内，而这部宪法使直接民主成为苏黎世的治理原则。关于该银行的每一项根本性决定，从 1869 年的法律到 1997 年的银行法及其修订，都曾经或者本可以提交人民表决。这种根基赋予了该银行任何私人机构都不具备的正当性，同时也使对其法律地位的任何改革都成为一项政治工程。州议会（Kantonsrat）在讨论该银行的资本或其领导层的薪酬时，是作为所有者的代表行事，而这位所有者归根结底可以通过投票推翻议会的决定。外国投资者和交易对手有

对金融中心的遗产

时会对这种架构感到困惑。理解它的人则认识到，它是稳定性的来源，因为它使政策的突然转向不太可能发生。

第三项遗产是文化层面的。民主派人士认为，经济上的依附会造成政治上的依附，而一家州立银行将使公民摆脱私人债权人的权力。这一信念在瑞士人对银行的态度上留下了持久的印记：既接受私人银行作为一项国家产业，又要求有公共的替代选择、扎根于地方并保持审慎。各州立银行正体现了这一要求。它们的履职使命、地区定位和公有属性，表达了一种将银行业视为服务社会的理念，而这种理念与大银行国际化、以盈利为导向的模式并存，有时彼此之间并不融洽。2023 年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倒闭，使这一较为古老的理念在公共讨论中重新获得了现实意义。

对从业者而言，苏黎世州银行以多种角色出现。它是一家国内抵押贷款余额超过 1000 亿瑞士法郎的贷款机构，是该州很大一部分私人机构和财富的托管人和资产管理人，是结构性产品和债券的发行人，也是一个信用质量建立在其自有资本与州担保相结合之上的交易对手。它作为独立公法机构的法律形式，会影响到权利能力、代表权和责任等问题，为与该银行进行的交易起草文件的律师必须将这些问题考虑在内。其法定使命可能会限制它愿意承接的交易，尤其是境外交易。其议会治理意味着战略决策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这些特征没有一项是苏黎世独有的，但它们在一家如此规模的银行中结合在一起，却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项特征都可以直接追溯到 1869 年所作的选择。

最后，该银行在这座城市的物理地理和象征地理上都留下了印记。其总部位于班霍夫大街 9 号（Bahnhofstrasse 9），是受保护的文物建筑，坐落在银行区的中心，距离帕拉德广场（Paradeplatz）仅几步之遥，而正是 Escher 的瑞士信贷银行（Kreditanstalt）使帕拉德广场成为瑞士金融的象征。民主派的银行与自由派的银行在城市同一街区比邻而立，持久地提醒人们：苏黎世金融中心是由两种

相互竞争的政治传统共同建立起来的。Escher 的自由主义传统赋予了它国际影响力、全能银行和资本市场。Keller、Bleuler 和 Sulzer 的民主主义传统则赋予了它一家扎根于民众储蓄的公共银行。这两种传统的并存及其相互竞争，一直是该金融中心韧性的来源之一。

1 注释

1. Zürcher Kantonalbank, 新闻稿 “Jahresergebnis 2025”（见上文引注）。

仅供一般参考。本文不构成法律或税务意见，不能替代针对个案的专业意见，亦不建立律师与客户关系。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状况。

在线版本: cn.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legacy-for-the-financial-centre-4